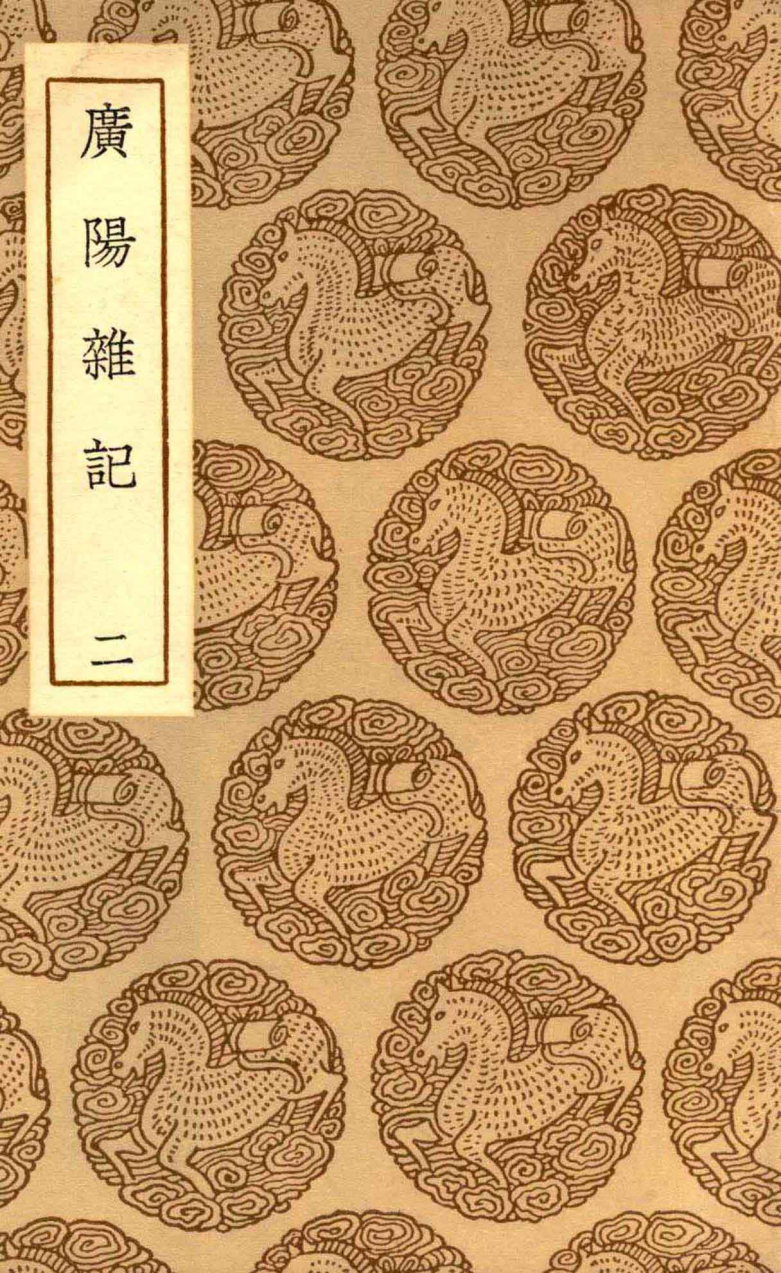


廣  
陽  
雜  
記  
二





廣 陽 雜 記

(二)

劉 獻 廷 著

## 廣陽雜記卷第二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疎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爲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爲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雜役之派。有倍于賦稅者矣。上之人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卽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罣于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旣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

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爲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卹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韜等，比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瘦斃逾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四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尙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四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匹在案。今該撫旣云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四匹，湊爲七十四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四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四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直撫郭疏稱：宣化地方改爲郡縣，尙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

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于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爲馬揷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爲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鵬鶚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于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而安。斯真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前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爲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駢湊。或爲圭形。或爲磬形。或爲屋宇形。或爲橋梁形。或爲飛燕形。或爲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

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碁罫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爲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圍徑真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寢，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于心，卽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鰲舄，舄本汪氏園亭，俗稱賽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鹽鹺，予友兄李虎文贅于其家，往訪焉。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爲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鰲舄頽敗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爲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林人，聰明博奧，問世異人，醫道迴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鑰，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窰器，瓌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册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爲直行籌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册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滇撫林天肇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爲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爲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就僂廣陵散于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僞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弄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爲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册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尙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爲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卽陰陽上去入也豎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閏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爲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 羣貢穀孤 古故穀句 狗穀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爲羣獲耳予向以平聲倍于仄聲上去多于入聲以一收三尙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燮因林本著音譜一册不分五音以入聲爲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句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



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爲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于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尙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燮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封鋼。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爲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眇。安得一切智人出興于世。作大歸依。爲我啓蒙發覆耶。

注疏家以經緯爲星。次舍爲辰。又有以無星處爲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爲星。經星爲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爲北辰。又大火爲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旣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

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爲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爲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爲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爲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弇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趙王百谷所書。屠儉名。潞野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尙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顧一作顏俊之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爲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解云賢也錢慎菴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邪  
武林鳳山門卽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棹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爲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卽宋謝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爲營兵牧馬地矣  
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于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蚯蚓成漿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于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聘翁明季甲榜進士家于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  
髭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卽棄去終老  
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提壺易酒盤蹙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  
一二首皆泠泠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爲之作傳無使漠漠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汭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  
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于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于河底桶  
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啓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  
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縣學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爲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曾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  
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于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  
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卽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  
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卽專家之書今日甚少以予所聞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

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于無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迴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爲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于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爲四冊。以江漢沅湘爲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啓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蘆溝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爲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牧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固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察議具奏。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

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闊。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犂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敘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卽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于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于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爲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于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卽覺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淒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爲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儔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沉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境一科。卽其事也。圖老曰。彼人于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眞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丘長春盤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卻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完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爲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鬭爭未有已也。圖老曰。予復往。值與人談爐火燒鍊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眞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爲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爲董冲陽所惑。及峒嶠禹碑下云。古今人

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廷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荆浩關仝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關仝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冊多做關荆。深爲得之。

第一幅爲登太華初地。東爲中方壺肚峰。西爲山蓀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爲三里。五里關。入則靈官殿。谷口竅坎。鏗鏘有聲。第二幅爲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莎蘿坪。東壁爲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攀梗而上。多樓居。迤南爲會仙臺。白鹿龕。俱在雲臺峰下。第四幅爲凌雲臺。木橋高架。橫澗而渡。東上爲凌雲臺。宗武曰。當作凌虛。第五幅爲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爲臥虎石。北爲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爲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爲古烈丈夫祠。第九幅爲青柯坪而上。東折爲茅荈。北折爲藏經閣。復東爲回心石。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爲鐵牛臺。北爲

胡孫愁車箱峽。抵雲臺峯。過此峯。石愈崎險。皆偃僂磬折而行。第十一幅爲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蟹行。蒲伏至仙人砭。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第十三幅爲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厓峻削幾千仞。行者股栗。卽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灌木仄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蠶叢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困截巔橫阻而出。又一小石若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陟。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壑則黃神峪飛魚諸山。羅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第十五幅爲中峯頂。經茅荈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厓。飛來石。蓮花峰。南折則爲蓮花洞。爲帝之別宮。石嶺下爲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爲飛瀑。第十六幅爲西峯下諸山。第十七幅爲西峰下白石嶺。曲徑層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峰之半。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峰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顯靈宮。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爲避召厓。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十幅東走爲雷神祠。避召厓。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卻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爲賀老避靜處。懸厓奇險。上峰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厓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爲博臺。相傳爲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鉤梯。懸厓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



幅玉女峰。突附於東峰之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若龜。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爲洗頭盆。水四時不竭。北臨仙掌。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堡。煙景蒼茫。清洛諸水流入于渭。渭與河合。東折注潼關。倚華麓。南扼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鄴諸山。秦晉界限。于是平分。第二十五幅爲華岳全圖。第二十六幅西岳圖。案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沒。獨老子係青牛枯櫓猶在。今築城爲衛。校唐稍隘。五鳳樓前爲壁亭。左右爲坊。爲門。四角爲臺。爲樓。入櫺星門爲宮門。爲大殿。次入內宮門爲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爲池。爲橋。爲臺。臺上爲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第二十七幅華陰曙望華岳圖。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深圖。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第三十一幅玉井泉聲松韻圖。第三十二幅西峰晚霞圖。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處。秋月爲最。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

馥庭

一本作庵

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瑋奇。而水土大惡。外卿人不可居。人蛇之毒。

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卽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真言砂汞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麵。永不得清。惟鍊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能爲此言也。

因憶往事于白雲遷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爲人道者也。余當時已見及于

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尙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于西岳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于捨身厓投厓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登大頂。至捨身厓。以裳覆面。奮身而下。疾于飛鳥。其姑其兄臨厓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令華陰。衆報縣。令人從甕峪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移朝邑。逮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厓時已昏去。耳中聞風聲甚久。既甦則仆于其家庭中云。朝邑令回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陽之北。而捨身厓則華岳之南峯也。時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決非虛誑。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于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至真字輩有馬真一者。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興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華山之背。東爲潼峪蒲峪。西爲甕峪。又南則維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爲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蔭一院。天下所無有也。